

从后补复合式的扩张看三种状态改变事件

张榴琳* · 冯璠**

目 录

1. 引言
2. 状态改变事件及其类型
 - 1) 状态改变事件的界定
 - 2) 状态改变事件的三种类型
3. 汉语史上后补复合式的扩张
 - 1) 上古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 2) 中古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 3) 近代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 4) 现代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 5) 小结
4. 后补复合式扩张的认知理据
5. 跨语言证据
6. 结语

中文摘要

本文从汉语后补复合式的扩张进程考察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度，通过对历时语料的定量研究，发现“运动状态改变-瞬时状态改变-程度状态改变”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对于后补复合式的依赖程度依次递增：运动状态改变从古至今都可以用单字表达，而程度状态改变事件自明代起几乎就必须借助后补复合式。后补复合式这种不平衡的扩张进程反映了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度差异，这一复杂度差异不仅体现在汉语中，也广泛体现在世界其他语言中。

关键词：后补复合式、状态改变、象似性、认知语言学、汉语史

* 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引言

从古至今，尤其是中古以来，双音化是汉语发展的一大趋势。上古汉语中绝大部分单字可以独立运用，表示性质状态的单字也可以直接带宾语表示使动。随着双音化的不断深入，动补（中补/后补/述补）结构/动结式崛起，现代汉语中许多表示性质状态的单字已经失去了直接带宾语的能力。由动补（中补/后补/述补）结构/动结式取代使动用法，这一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基于对大规模历时语料的定量研究，力求还原该过程。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的思想方法和一些相关概念。我们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基于使用 (usage-based) 的，个体从具体情境中接收到的语言构式及构式出现的频率决定了这个人的语言习得、处理及创新使用¹⁾²⁾。在这样一种眼光之下，汉语复合词和短语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界限，有的只是规约度 (conventionality) 上的差异：在语言使用中，如果两个字常常紧邻出现，作为一个组合的共现频率不断积累，达到了一定的规约度，就实现了词汇化。动补（中补/后补/述补）结构/动结式历来都是汉语研究的热点，有大量文献讨论动补（中补/后补/述补）结构/动结式出现的具体时间及其与连谓结构的界限，秉持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它们之间存在漫长、连续的过渡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本文我们统一采用“后补复合式”的说法，避开上述争议问题。本文讨论的后补复合式是采用“字本位”³⁾的眼光单纯从形式来定义的：如果两个谓字（表示事件的字，所谓“事件”只存在于时间域中）紧邻出现，且后一个谓字语义上补充说明前一个谓字（往往表示前一个谓字的结果），这样的形式我们就叫作“后

1) Bybee, Joan L. Usage-based theory and exemplar representations of construction. In T. Hoffmann and T. Graem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49-6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Langacker, Ronald W. A usage-based model. In B. Rudzka-Ostyn (eds.),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7-16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8.

3) 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第1-11页，2005年。

补复合式”。后补复合式需要区别于并列复合式，后者虽然也可以作谓语，但是并列复合式的组成成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语义上往往相近或者相反。本文主要讨论双字的后补复合式，实际上建立在双字的后补复合式和并列复合式的基础之上，是存在多字复合式的，其内部往往可以分析出层级。另外，在古汉语中曾经出现过“谓字一+宾语+谓字二”的形式，其中谓字二表示谓字一的结果，如“钩衣破”。这种形式确实不属于我们定义的后补复合式，但是鉴于后补复合式与其存在的继承关系⁴⁾⁵⁾⁶⁾，我们将这种形式称为松散的后补复合式。

后补复合式（以往研究中的“动补/中补/后补/述补”结构或者“动结式”）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吕叔湘曾经基于补语的性质将动补结构分为动趋式和动结式⁷⁾；而朱德熙曾经基于述语和补语的紧密程度将述补结构分为黏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⁸⁾；施春宏根据语义类型结构将动结式划分为“致役类动结式”、“自变类动结式”和“评述类动结式”⁹⁾。本文只关注用于表达状态改变事件的后补复合式，对于评述类动结式将完全不会涉及。

后补复合式在上古汉语中是比较罕见的，伴随着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及使动用法的消失¹⁰⁾¹¹⁾，在现代汉语中变得相当普遍。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夕完成的，在研究历时语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后补复合式出现得早，有的后补复合式出现得晚，前后可能相差几千年，本文主要考察状态改变表达中后补复合式的扩张。第一部分首先界定状态改变事件及其三种类型；第二部分采用历

4) 余志鸿，《论古汉语补语的移位》，《语言研究》第1期，第104-113页，1984年版。

5) 梁银峰，《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中国语文》第4期，第354-365页，2001年版。

6) 石毓智，《汉语语法演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4页。

7)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增订本，1999年版，第11页。

8)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9) 施春宏，《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2页。

10) 石毓智，《汉语语法演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4页。

11) 梅祖麟，《从汉语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的中立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2-136页，1991年版。

时语料和定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后补复合式的扩张；第三部分分析后补复合式扩张的内在认知动因，揭示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在人类认知中的复杂度差异；第四部分描写其他语言中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表明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度差异在其他语言中同样有体现；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2. 状态改变事件及其类型

1) 状态改变事件的界定

本文讨论的状态改变事件指的是施事作用于受事，并且改变了受事状态的事件，涉及一个由三段子事件串成的复杂事件结构¹²⁾：

- (1) 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事件结构：
- a. 施事对受事发出一个动作。
 - b. 受事改变了状态。
 - c. 受事处于结果状态中。

这一复杂事件结构也可以表示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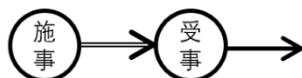


图1 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事件结构图示

以此为标准，以下两类事件被排除在状态改变事件之外：（一）只涉及一个参与者的事件，比如“高兴”、“工作”、“尖叫”、“跑步”；（二）不改变受事状态的动作，比如“帮助”、“批评”、“看”、“听”。

12) Croft, William.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除了意义上的标准，汉语中的状态改变表达也可以从形式上判定：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一般允许主宾转换，例如：

- (2) a.我**写完**了论文。
b.论文**写完**了。
- (3) a.我**收到**了你的信。
b.信**收到**了。
- (4) a.老师**批评**了小明。
b.*小明**批评**了。
- (5) a.我**听**了两首歌。
b.?**两首歌听**了。

在例（2）和例（3）中，“写完”和“收到”都允许主宾转换：它们带的宾语可以转换成不及物用法的主语；但是例（4）和例（5）中的“批评”和“听”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都没有这种性质，因此不属于我们定义的状态改变事件。

2) 状态改变事件的三种类型

依据结果状态的性质，状态改变事件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6) 三种状态改变事件：
 - a. 结果状态是可以持续的运动过程或者变化过程，如“摇”、“晃”、“摆”、“动”、“飞”，以下简称“运动状态改变”。
 - b. 结果状态有明确边界，但是内部是匀质的，状态改变本身在瞬间完成，如“完”、“丢”、“碎”、“死”、“成”，以下简称“瞬时状态改变”。
 - c. 结果状态没有明确边界，内部还有程度高低之别，如“高”、“大”、“强”、“热”、“白”，以下简称“程度状态改变”。

三种状态改变事件也可以从形式上作出区分。

运动状态改变因为可以持续，所以可以用“开始”等形式精确标记起止时

间，而瞬时状态改变根本不能与这类形式共现，但是却可以精确地标记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如：

- (7) 大楼开始晃了。
 (8) a.*电影开始完了。
 b.电影八点完。

另外，如果运动状态改变加上时间段的话，表示的是运动持续的时间；而瞬时状态改变加上时间段的话，表示的是经过状态改变之后，结果状态持续的时间，如：

- (9) 大楼晃了两小时了（在这两小时中间，大楼始终在晃）。
 (10) 电影完了两小时了（电影是两小时之前结束的）。

而程度状态改变最明显的判定标准就是可以被“更”修饰，结果状态可以被“很”等程度副词修饰，这都是其他两类状态改变事件不具备的性质。

- (11) a.树更高了。
 b.树很高。
 (12) a.*树更晃了。
 b.*树很晃。
 (13) a.*电影更完了。
 b.*电影很完。

需要明确的是以上三类描述的均是理论上的原型范畴，现实中不少谓字可能兼有两类的性质，比如“升”和“沉”在具体语境中既能表示可以持续的运动过程，又可能隐含一个明确的终结点（顶部或者底部），具有瞬时状态改变的性质，例如“船沉了半小时了”既可以理解成船在半小时的时间里始终在下沉，也可以理解成船是半小时之前沉下去的，结果状态（在水里）已经维持了半小时了。另外，“运动状态改变”只是基于典型成员类别描述，有的变化过程也是

可以持续的，但是不属于通常意义上“运动”的范畴，比如“化”、“熔”、“冻”，同时，因为这类事件往往隐含明确的终结点（完全变成固体或者液体），事实上兼有运动状态改变和瞬时状态改变的性质，如“雪化了一星期了”既可以理解成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雪在不断融化，也可以理解成雪在一星期以前化完了，结果状态（没有雪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星期。另外，三个类别的划分是基于状态改变事件本身的性质，每一类事件在世界语言中都可能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它们并不是后补复合式的类别。

为了说明三类状态改变事件的差异，也就是结果状态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本节的例句都没有出现施事，也就是没有完整地描绘出复杂事件结构。如果要完整表达复杂事件结构的每一段子事件，就必须借助及物结构。所以，本文考察的重点集中在及物结构上。

3. 汉语史上后补复合式的扩张

为了考察后补复合式在三种状态改变表达中的扩张趋势，我们针对每一种状态改变事件确定了4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历史目标谓字，具体如下：

- (14) 运动状态改变：“摇”、“动”、“沉”、“升”
 瞬时状态改变：“完”、“开”、“成”、“死”
 程度状态改变：“大”、“热”、“高”、“强”

之所以选择这12个目标谓字，主要当然是考虑到了它们在意义上的典型性，它们可以较好地代表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同时这些目标谓字历史均比较悠久，最早的用例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时期，并且意义相对稳定，没有假借字的用法，也较少出现在拟声词和外来词当中——这些谓字在自己的绝大部分用例中都表示状态（改变）。

针对每一个目标谓字，我们在国家语委语料库（“语料库在线”）四个时代的语料中搜索其用例。四个时代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上古汉语）、唐代（代表中古汉语）、明代（代表近代汉语）、现代汉语。针对搜索到的用例，剔除不能反映语言变化的《二十四史》语料和目标字表示无关意义的用例（比如“强”表示“强迫”，和程度状态改变无关），我们首先挑选出目标谓字出现在谓语位置（不包括状语）并且带宾语的用例，包括出现在处置式中的谓语位置，然后标注目标谓字在谓语中的角色：是单独充当谓语，在双字后补复合式（包括松散的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或者下字，参与双字并列复合式充当谓语，还是参与多字复合充当谓语。如果某一谓字在某一时代的用例数量超过500例，那么我们随机选择500例进行分析。

1) 上古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在春秋战国的语料中，12个目标谓字参与后补复合式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上古汉语中目标谓字参与后补复合式的情况

		分析用例数	出现在及物谓语中的用例数	单字作谓语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	其他
运动 状态 改变	摇	57	21	90%	0%	0%	10%
	动	500	85	98%	1%	0%	1%
	沉	47	13	100%	0%	0%	0%
	升	500	22	100%	0%	0%	0%
	总数	1104	141	97%	1%	0%	2%
瞬时 状态 改变	完	59	24	96%	0%	4%	0%
	开	191	131	91%	0%	0%	9%
	成	500	131	100%	0%	0%	0%
	死	500	15	100%	0%	0%	0%
	总数	1250	301	96%	0%	0%	4%
程度	大	500	4	100%	0%	0%	0%

状态 改变	热	54	3	100%	0%	0%	0%
	高	500	16	81%	0%	0%	19%
	强	500	49	98%	0%	0%	2%
总数		1554	72	94%	0%	0%	6%

在春秋战国的语料中，一些目标谓字的用例数量本身比较有限，比如“沉”、“完”和“热”。所有目标谓字都有出现在谓语位置并且带宾语的用例，但是因为“大”、“高”、“强”、“热”不仅能表达程度状态改变，还能表达静止性质状态，所以它们带宾语的用例比例显得相对较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目标谓字都是以单字形式直接带宾语的，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别，下面是一些例子：

- (15) 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 (16) 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论语》卷八）
- (17) 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国语》卷十一）
- (18) 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庄子》卷七）
- (19) 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国语》卷九）
- (20)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庄子》卷七）
- (21) 卑其志意，**大**其园圃**高**其台。（《荀子·成相篇》）
- (22) 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卷九）
- (23)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闾闾，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24)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道德经》）

在上古汉语语料中，目标谓字带宾语不一定是表达致使义，也可能表达意动（如“高之如天”）或者为动（如“死国可乎”），不过和表达致使义的用例相比，这种情况数量是极少的，在所有分析的用例中一共不超过10例，而且只限于特定的目标谓字。

在这一时代复合式是极其罕见的，但并不是全然没有，其中有一些相对高

频的并列复合式（统计在“其他”一栏里），如“摇荡”、“开通”、“高尚”；相比之下，后补复合式的用例比例不足1%，可以看作绝对的偶然情况。

2) 中古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12个目标谓字在唐代语料中参与复合式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中古汉语中目标谓字参与后补复合式的情况

		分析用例数	出现在及物谓语中的用例数	单字作谓语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	其他
运动 状态 改变	摇	500	205	85%	2%	1%	12%
	动	500	239	99%	1%	0%	0%
	沉	500	103	99%	0%	0%	1%
	升	500	17	94%	6%	0%	0%
	总数	2000	564	94%	1%	0%	4%
瞬时 状态 改变	完	69	11	73%	0%	27%	0%
	开	319	67	84%	4%	3%	9%
	成	500	250	83%	0%	17%	0%
	死	500	22	64%	5%	32%	0%
	总数	1388	350	81%	1%	16%	2%
程度 状态 改变	大	500	2	50%	0%	50%	0%
	热	500	14	79%	0%	21%	0%
	高	500	2	100%	0%	0%	0%
	强	500	16	94%	0%	6%	0%
	总数	2000	34	85%	0%	15%	0%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语料总量有了显著增长，只有“完”和“开”的用例不足500例，但是带宾语表达状态改变依然不是“大”、“热”、“高”、“强”的主要功能，以至于这些目标谓字带宾语的用例在其所有用例中占比较

低，尤其是“高”和“大”。在参与后补复合式这个方面，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开始呈现一定的差异。

首先，单看表达运动状态改变的“摇”、“动”、“沉”、“升”，它们的情况与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无异，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单字直接作谓语带宾语，如：

- (25) 蛇盘结，遍地盈川，神鬼交横，**摇精动目**。（《敦煌变文·破魔变文》）
- (26) 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相和歌辞·长歌行》）
- (27) 刺史敕左右兼小家奴，慎勿背我**沉**毒钩。（卢仝《观放鱼歌》）

在后补复合式中，这些谓字常常充当上字而不是下字，但是这样的后补复合式整体作为一个谓语表达的意义实际上不是运动状态改变，而由下字的语义决定，如：

- (28) 凄清冬夜景，**摇落**长年情。（白居易《酬梦得霜夜对月见怀》）
- (29) 非违非顺事，则平等五尘，**动乱**行者。（《小止观·觉知魔事》）

例（28）中的“摇”本身不隐含终结点，但是“落”一般隐含“落到地面”为终结点，由此后补复合式“摇落”整体也就隐含了一个终结点；例（29）中“动”本身是不存在程度级差的，但是“乱”却存在程度差异，因此后补复合式“动乱”整体就有了程度差异。

另外，表达运动状态改变也有一些相对高频的并列复合式（统计在了“其他”一栏中），如“动摇/摇动”。

对于瞬时状态改变和程度状态改变而言，目标谓字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直接带宾语的用法，但是在超过10%的用例中都是作为下字参与后补复合式，如：

- (30) 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李白《赠裴司马》）
- (31) **修完**外体在何边，辩捷语言终不实。（吕岩《窟头坏歌》）
- (32) 穷乡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杜甫《题郑十八著作虔》）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松散的后补复合式相当普遍。事实上，我们看到目标谓字作下字参与后补复合表达程度状态改变的用例一共只有4例，而它们全都是松散的后补复合式，同时表达瞬时状态改变的“成”和“死”也有参与松散后补复合式的用例：

- (33) 不食方为真绝粮，真气**薰蒸**肢体强。（吕岩《窑头坯歌》）
 (34) 星桥过客稀，火井**蒸云热**。（钱起《送薛判官赴蜀》）
 (35) 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无效。（《朝野僉载》卷一）
 (36) **毒害芙蓉死**，烦蒸瀑布红。（齐己《苦热》）

另外，瞬时状态改变事件也有少数借助多字复合式或并列复合式表达的用例，程度状态改变则是全然没有的。

3) 近代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12个目标谓字在明代语料中参与复合式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 近代汉语中目标谓字参与后补复合式的情况

		分析用例数	出现在及物谓语中的用例数	单字作谓语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	其他
运动 状态 改变	摇	500	299	88%	8%	0%	4%
	动	500	114	50%	6%	42%	2%
	沉	500	28	96%	4%	0%	0%
	升	500	17	94%	6%	0%	0%
	总数	2000	458	79%	7%	10%	3%
瞬时 状态 改变	完	500	187	53%	1%	37%	9%
	开	500	267	76%	0%	23%	2%
	成	500	265	73%	1%	26%	0%
	死	500	52	37%	0%	63%	0%

总数		2000	771	67%	1%	30%	3%
程度 状态 改变	大	500	1	0%	0%	100%	0%
	热	500	8	25%	13%	63%	0%
	高	500	1	0%	0%	100%	0%
	强	500	0	-	-	-	-
总数		2000	10	20%	10%	70%	0%

相对于此前的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各个目标谓字的用例总数以及参与复合的用例数都有明显增长，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方式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与之前相比，运动状态改变的表达是变化最小的，虽然目标谓字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或下字的情况都有小幅增加，但是在79%的情况下依然是单字直接作谓语加宾语，如：

- (37) 不动民间颗粒，施了一个月米，煮了五个月粥。（《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一回）
- (38) 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迳奔宜兴小港里去。（《水浒传》第一百十三回）
- (39) 用石块打破脑门，沉尸河底。（《喻世明言》卷十）

在瞬时状态改变的表达中，目标谓字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的比例提高到了30%，但是单字直接作谓语加宾语的情况依然占到了67%。以下是一些例子：

- (40) 杨任取出五火扇，照袁洪一扇，袁洪已预先走了，止烧死他一匹马。（《封神演义》第八十九回）
- (41) 吩咐当案孔目做成招状，只等写完文卷，就行解府定夺。（《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
- (42) 都是兽类，他却怎么成精？（《西游记》第十七回）
- (43) 三通画角，兀良元帅开门升帐，许多将官僚属，参见已过，然后中军官引各处差人进见，呈上书札礼物。（《醒世恒言》第十九卷）
- (44) 今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无事矣。（《封神演义》卷四十）

就程度状态改变而言，首先必须认识到四个目标谓字的主要功能都不是表达状态改变，因此它们出现在谓语位置带宾语的用例极为有限，比前两个时代更少了。在这有限的用例中，目标谓字单独作谓语直接带宾语的能力大大降低了，事实上在70%的用例中都是在后补复合式（包括松散的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如：

- (45) 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门里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东西，**烫热**了酒，等见见官来尽兴。（《二刻拍案惊奇》卷四）
- (46) 一面揭开了，拿几个在火坑内，一面夹在裆里，拿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热**身上。（《金瓶梅》第四十回）
- (47) 程元玉听得说韦十一娘，又与惊恐之说相合，心下就有些望他救答意思，**略放胆大**些了。（《初刻拍案惊奇》卷四）

4) 现代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表达

现代汉语语料中，12个目标谓字参与复合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 现代汉语中目标谓字参与后补复合式的情况

	分析用例数	出现在及物谓语中的用例数	单字作谓语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上字	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	其他	
运动 状态 改变	摇	500	253	82%	4%	0%	13%
	动	500	69	48%	0%	46%	6%
	沉	500	21	67%	29%	5%	0%
	升	500	42	52%	40%	0%	7%
总数	2000	385	72%	9%	9%	11%	
瞬时 状态 改变	完	500	146	1%	0%	22%	77%
	开	500	297	39%	2%	27%	32%
	成	500	221	26%	0%	40%	33%
	死	500	43	14%	0%	81%	5%
总数	2000	707	26%	1%	33%	40%	

程度 状态 改变	大	500	15	0%	0%	93%	7%
	热	500	1	100%	0%	0%	0%
	高	500	34	0%	0%	100%	0%
	强	500	102	5%	0%	83%	12%
总数	2000	152	4%	0%	88%	9%	

在复合式占比进一步上升的总趋势之外，三类状态改变表达的差异愈加明显了。从上古到现代，运动状态表达的变化最小，始终都以单字直接带宾语为主，以下是现代汉语的一些例子：

- (48) 你不用忙，我自己**动手**嘛！（胡尹强《情人们和朋友们》）
 (49) 五更天起来，扫院子，**升**火炉，整理家俱，喂猪喂鸡，都是他每天早晨要做的事。（国新《房东之家》）
 (50) 喻林祥组织突击队并担任突击队长，带头跳入洪水中**沉**沙包、压木桩……直到天明，险情终于排除了。（《人民日报》1991年）

在复合式占比进一步上升的总趋势之外，三类状态改变表达的差异愈加明显了。从上古到现代，运动状态表达的变化最小，始终都以单字直接带宾语为主，以下是现代汉语的一些例子：

- (51) 没犯罪的，自然不要紧，**开门**吧！（戈旦《占领》）
 (52) 92金秋，商业部**成**了中国最大的广告商。（《经济日报》1992年）
 (53)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测量气温的温度计。（《物理》初中第二册）
 (54) 这三个小伙伴**念完**高中后，都在村上劳动。（储福金《石门二柳》）

而表达程度状态改变的“大”、“热”、“高”、“强”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失去了独立作谓语带宾语的能力，程度状态改变事件在88%的情况下要借助后补复合式来表达，目标谓字在其中作下字，如：

- (55) 请驻军帮助我们**加强**警戒，按预定计划时间开机。（秦岭《绿雾AVAV》）
- (56)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看法正确与否，他又作了许多实验，在把铅的煨灰与焦炭一起**加热**时，有大量“固定空气”释放出来，同时煨灰还原为金属铅。（张文彦主编《科学技术史概要》）
- (57) 这些价格的调整，要在国民经济比较好的情况下进行，当消费品涨价时，要相应地**提高**职工收入。（胡昌暖《价格学》）

5) 小结

上文提到过，在状态改变表达中后补复合式的语义类别是由下字决定的，如“摇落”秉承了“落”的性质，隐含了明确的终结点，“动乱”秉承了“乱”的性质，有程度高低之别——“XY”作为一个谓字复合式，整体的性质由Y决定，Y属于哪一类状态改变事件，XY就属于哪一类，与X的性质无直接关系。因此，要考察后补复合式在各种状态改变表达中的扩张趋势，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各种类型的目标谓字在后补复合式中充当下字（出现在Y位）的比例。汇总这一数据，我们看到了三类状态改变表达的历时发展，后补复合式的占比走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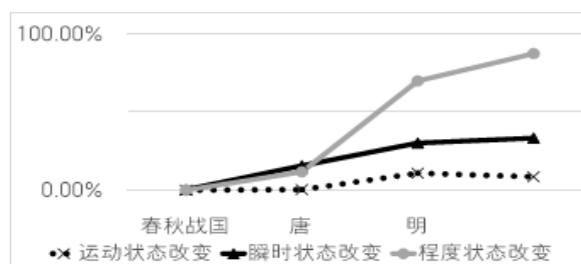


图2 三类状态改变表达中后补复合式的占比走势

从古至今，运动状态改变的表达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单字始终都可以直接带宾语而不需参与后补复合；与运动状态改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度状态

改变，在上古汉语中同样只需要单字表达，但是中古以后，后补复合式的用例迅速增加，至现代汉语，单字已经完全无法表达程度状态改变了，必须借助后补复合式来表达；瞬时状态改变的情况居于两者中间，后补复合式确实变得越来越常见，但是即使在现代汉语中，部分目标谓字依然保留了单独作谓语带宾语的能力。总体上，后补复合式在程度状态改变表达中扩张幅度最大，其次是在瞬时状态改变表达中，而在运动状态改变表达中并没有明显的扩张趋势。

除此之外，图2展示的数据包括了松散的后补复合式。在唐代，也就是后补复合式产生之初，还存在“谓字一+宾语+谓字二”的形式，实际上在程度状态改变表达中，这种松散的形式一度是比紧凑形式更普遍的，只是近代汉语之后，松散的后补复合式就逐渐消失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在每个时代的语料中我们是随机抽取500条进行分析，样本是比较有限的，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频率较低的情况被完全边缘化，比如我们说“从古至今，运动状态改变都可以用单字表达”，这并不是说这些单字不能参与后补复合式，实际上可以很容易想到“推动”、“拉动”、“踢飞”这样的例子，只是因为这些复合式的相对频率较低（相对于“动”和“飞”单字带宾语的用例频率来说），因此在我们的数据中就显得很容易被忽略了。

4. 后补复合式扩张的认知理据

我们站在认知语言学的立场上，相信语言反映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语言符号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和人类认识的客观世界存在着象似性 (iconicity)。针对这种象似性，Givón (1991) 总结了三个原则，分别是数量原则 (the quantity principle)、距离原则 (the proximity principle) 和顺序原则 (sequential order principle)，具体如下¹³⁾：

13) Givón, Talmy. Isomorphism in the grammatical code: 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tudies in Language* 15(1): 85-114. 1991.

- (58) 数量原则：更多、更难预测、更重要的信息需要更多符号来表达。
 距离原则：在功能上/认识上距离更近的事物表达在语言中距离也更近。
 语序原则：语句的顺序倾向于在最大程度上对应事件发生的顺序，不过最重要、最紧急的信息倾向于出现在开头。

从数量原则出发，我们认为虽然三种状态改变事件都有复杂的事件结构，但三种事件所表达的信息量以及在认知中的复杂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运动状态改变事件的信息量最小，因此形式也最为简单，不需要后补复合式，用单字就可以表达；程度状态改变事件的信息量最大，超过了单个汉字的表达能力，而必须借助后补复合式来表达；瞬时状态改变事件信息量居中，因此在有的情况下需要后补复合式有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可以在事件结构上得到解释。前面提到过，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事件结构可以抽象成三段子事件，重复如下：

- (59) 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事件结构：
- a. 施事对受事发出一个动作。
 - b. 受事改变了状态。
 - c. 受事处于结果状态中。

对于运动状态改变（如“摇”、“动”）来说，结果状态（c段子事件）就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动态，也就是说b段与c段实际上是重合的，对于人类认知来说是同一段信息，于是三段子事件信息结构在人类认知当中可以简化成“施事对受事发出一个动作，受事改变”；正是由于运动状态改变所表达的信息量较小，所以经常会让人觉得根本不属于状态改变事件。实际上，如果与“推”、“摸”、“碰”等典型的单纯动作相比，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运动状态改变本质上是状态改变。比如依据第2节提到的判定标准，表示状态改变的谓词形式通常允许主宾转换，但是单纯动作的宾语一般不能转换成主语，如：

- (60) a. 小狗**摇**着尾巴。
 b. 尾巴**摇**着。
- (61) a. 妈妈**推**着一辆购物车。
 b. *购物车**推**着。

另外，虽然用例不多，但是表示运动状态改变的谓字是可以加在动作谓字之后组成后补复合式的，比如“踢飞”、“推动”等，这里“飞”和“动”正是作下字表示结果状态。

对于程度状态改变（比如“高”、“大”）来说，结果状态内部还可以有程度差异，简单地说，高了一点可以再高一点，大了一点可以再大一点，这就表示在（59）展示的事件结构中，b段和c段可以持续交替发生，比如升高到了1米还可以继续升高，1米只是瞬时的结果状态，因此在认知上a段子事件很难与后面两段合并，就必须用额外的成分来表达。

最后，对于瞬时状态改变事件（如“完”、“丢”）来说，b段子事件在瞬时发生之后，c段就是人们对整个事件认知的绝对终点，b段和c段并不会交替往复或者持续，但是b段和c段依然是不重合的两段子事件：b段不能持续，而c段却可以。因此，这类事件表达的信息量居中，在认知上比“动”、“摇”要复杂一些，比“提高”、“扩大”又要简单一些。

用历时的眼光看，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是现代汉语更加复杂的。这也就是说，虽然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在上古汉语中都可以用单字表达，但是不表示在语音形式上也没有差异，比如《公羊传》中有一句话，“《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对于这句话何休有注“伐人者为客，长言之；伐者为主，短言之”；无独有偶，孙玉文对于“出”有类似的发现，他指出上古“出”作不及物用时为短入声，表示“从里面到外面”，作及物用时为长入声，表示“使出来”¹⁴⁾，除此之外，破读等手段也可以用来表示语法意义。因为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更加复杂，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发音，所以每一个字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就比现代汉语中更大。也就是说，伴随着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是

14)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单个汉字承载信息能力的萎缩，这种萎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不断推进的过程，因此在认知中信息量较大的事件就率先超限，必须率先借助更多的汉字（往往是复合式）来表达，于是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在复杂度上的差异就反映为后补复合式不同的扩张模式。

另外，历史上出现过的松散的后补复合式“谓字一+宾语+谓字二”从距离原则的角度佐证了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在复杂度上的差异。在中古汉语的程度状态改变表达中，松散的后补复合式一度是比紧凑的后补复合式更加普遍的，但是在同时期的瞬时状态改变表达中却不如紧凑形式普遍。我们注意到在这种松散形式中，谓字一和谓字二被宾语隔开，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正反映了c段子事件和a段子事件之间存在的距离，说明在程度状态改变事件中，子事件的融合程度较低，对于认知来说整体的信息量也比较大。

5. 跨语言证据

三种状态改变事件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界的，非汉语社会所独有，因此它们之间的复杂度差异，也广泛见于世界各种语言中。

各种语言中表示运动状态改变的词，往往不需任何形态变化就有及物用法（表达致使意义）和不及物用法（表达结果状态），英语中的shake、rock、swing、move等词都是如此。以下是多种印欧语中“飞”的表达方式（汉语中“飞”作及物用时通常不能有“驾驶”的意思，“飞飞机”往往是指纸飞机或者玩具模型，但是印欧语无此限制）：

(62) 英语：

a. The plane is flying.

冠词 飞机 系词 飞-进行
“飞机在飞。”

b. The pilot is flying the plane.

冠词 飞行员 系词 飞-进行 冠词 飞机
“飞行员在开飞机。”

(63) 西班牙语：

a. El avión está volando.

冠词 飞机 系词 飞
“飞机在飞。”

b. El piloto está volando el avión.

冠词 飞行员 系词 飞 冠词 飞机
“飞行员在开飞机。”

(64) 德语：

a. Das Flugzeug fliegt.

冠词 飞机 飞
“飞机在飞。”

b. Der Pilot fliegt das Flugzeug.

冠词 飞行员 飞 冠词 飞机
“飞行员在开飞机。”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世界语言中表达无界（有程度高低之别的）性质状态的词，鲜有可以不作任何变化直接带宾语表示状态改变的情况。实际上不少语言中有专门将无界形容词转换成状态改变动词的词缀，如¹⁵⁾：

(65) 英语：

broad“宽（形容词）” - broaden“变宽（动词）”

red“红（形容词）” - redden“变红（动词）”

short“短（形容词）” - shorten“变短（动词）”

(66) 德语：

anders“不同（形容词）” - verändern“变化（动词）”

voll“满（形容词）” - füllen“装满（动词）”

15) Haspelmath, Martin. More on the typology of inchoative/causative verb alternations. In Bernard Comrie and Maria Polinsky (eds.), *Causatives and transitivity*, 87-1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stark “强 (形容词)”	-	verstärken “增强 (动词)”
(67) 俄语：		
lučšij “好 (形容词)”	-	ulučšit’ “改善 (动词)”
vysokij “高 (形容词)”	-	povysit’ “提高 (动词)”
širokij “宽 (形容词)”	-	rasširit’ “拓宽 (动词)”

即便这样的派生确实存在，在这些语言中也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并不是所有无界形容词都可以参与派生，这也就是说，有很多程度状态改变事件是根本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如：

(68) 英语：

- a. The pillow is wet.
冠词 枕头 系词 湿
“枕头是湿的。”
- b. He cried the pillow wet.
他 哭-过去时 冠词 枕头 湿
“他哭湿了枕头。”

(69) 德语：

- a. Das Kissen ist nass.
冠词 枕头 系词 湿
“枕头是湿的。”
- b. Er weinte das Kissen nass.
他 哭-过去时 冠词 枕头 湿
“他哭湿了枕头。”

(70) 西班牙语：

- a. La almohada está mojada.
冠词 枕头 系词 湿
“枕头是湿的。”
- b. Él mojó la almohada llorando.
他 湿 冠词 枕头 哭
“他哭湿了枕头。”

可以注意到, (68b) 和 (69b) 中英语和德语的例句同汉语史上存在过的松散的后补复合式形式完全相同, 结果状态都不紧邻动作, 再次佐证了程度状态改变事件中子事件的融合程度比较低。

也有一些语言借助特殊的语法标记来表达程度状态改变事件, 比如日语中的-ku/-ni, 韩语中的-key/-tolok :

(71) 日语 :

彼は. 喉 が カサカサに 叫んだ。16)
 Kare-wa nodo-ga kasakasa-**ni** sakenda.
 他-话题 嗓子-主格 沙哑-**NI** 喊-过去时
 “他喊哑了嗓子。”

(72) 韩语 :

그 는 목이 쉬 게 외 쳤 다.
 Geu-neun mog-i swi-key oechyeosssa.
 他-话题 嗓子-主格 沙哑-**KEY** 喊-过去时
 “他喊哑了嗓子。”

复杂度介于运动状态改变和程度状态改变之间的瞬时状态改变在世界语言中的表达方式也是最多样的, 既有表示结果状态的词不经变形可直接带宾语表达状态改变的情况 (英语中常见, 比如complete、break、finish等), 也有必须借助词缀派生的情况, 如“醒”这一概念在世界语言中涉及多种标记模式 :

16) Lee, Junkyu and Chungmin Lee. Korea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Jong-Bok Kim and Stephen Wechsler (ed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PSG*, 169-186.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表5 “醒”在四种语言中的标记模式¹⁷⁾

	及物/不及物标记模式	“醒” (不及物用法, 结果状态)	“醒” (及物用法, 瞬时状态改变)
立陶宛语	标记及物用法	pabus-ti	pabud-in-ti
法语	标记不及物用法	se réveiller	réveiller
德语	及物/不及物双向标记	aufwachen	aufwecken
希腊语	及物/不及物皆不标记	ksipnó	ksipnó

6. 结语

通过定量分析历时语料，我们发现后补复合式从无到有，从少见到普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扩张过程，并且到今天还有持续扩张的趋势。在三种状态改变表达中，这一扩张过程并非同步推进的：运动状态改变事件从古至今都只需要单字表达，与后补复合式的扩张无明显关系；瞬时状态改变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后补复合式的扩张，但是最剧烈的扩张出现在程度状态改变表达中，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不可能用单字来表达程度状态改变事件。据此，虽然三种状态改变事件都涉及复杂的事件结构，但是子事件的融合程度和整体的复杂度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对于人类认知来说，“运动状态改变-瞬时状态改变-程度状态改变”的复杂度逐步升高，而子事件的融合程度逐步降低，呈现连续统。这一状态改变事件的复杂度连续统不仅体现在汉语中，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广泛的体现。

需要重申的是，三种状态改变事件只能理解为原型范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每一个类别内部也不是匀质的，因此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个类别的目标谓字分布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但是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总体趋势，总体上，语言形式（谓字的数量，谓字之间的距离）与语义认知之

17) Haspelmath, Martin. Coding causal-noncausal verb alternations: a form-frequency correspondenc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587-625. 2014.

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对应关系。

最后，我们希望借助本文反思汉语对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以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几乎全都是基于印欧语提出的，而汉语研究者的工作一般仅限于采用汉语语料对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验证和补充，“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内，中国没有产生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家。”¹⁸⁾但是在本文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汉语在结构上的特点是非常有利于研究语义的——汉语没有非常丰富的词法手段，抽象的语法意义大都依赖句法手段来表达，因此通过研究汉语句子结构，可以直接链接到语义层面——通过分析后补复合式扩张的不同进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差别，这三种状态改变事件的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汉语社会，在其他语言中也有体现，说明这是全人类的认知共性。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普通语言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汉语研究并不是必须居于追随的地位，汉语研究完全也可以引领普通语言学的发展，形成普通语言学领域的中国话语。事实上，考虑到汉语语法本身的特点，普通语言学理论也需要这样的中国话语来更好地审视句法与语义的关系。

18)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参考文献

- 何九盈,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 梁银峰, 《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 《中国语文》第4期, 2001年版。
-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增订本, 1999年版。
- 梅祖麟, 《从汉语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的中立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 施春宏, 《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 石毓智, 《汉语语法演化史》,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 孙玉文,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 徐通锵, 《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2005年。
- 余志鸿, 《论古汉语补语的移位》, 《语言研究》第1期, 1984年版。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 Bybee, Joan L. Usage-based theory and exemplar representations of construction. In T. Hoffmann and T. Graem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49-6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roft, William.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Givón, Talmy. Isomorphism in the grammatical code: 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tudies in Language* 15(1): 85-114. 1991.
- Haspelmath, Martin. Coding causal-noncausal verb alternations: a form-frequency correspondenc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587-625. 2014.
- Haspelmath, Martin. More on the typology of inchoative/causative verb alternations. In Bernard Comrie and Maria Polinsky (eds.), *Causatives*

and transitivity, 87-1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Langacker, Ronald W. A usage-based model. In B. Rudzka-Ostyn (eds.),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7-16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8.

Lee, Junkyu and Chungmin Lee. Korea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Jong-Bok Kim and Stephen Wechsler (ed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PSG*, 169-186.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Three Types of Change-of-State Events Reflected in the Expansion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Zhang Liulin · Feng Fan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complexity of three types of change-of-state events from the expansion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Chinese. Through diachronic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inuum 'durative change of state - punctual change of state - gradient change of state' features incremental complexity levels, reflected in the expanded us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Durative change of state is virtually always express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s, but the expression of gradient change of state must resort to resultative compounds since Early Mandarin. This complexity continuum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Chinese, but also universally instantiated in other languages.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predi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conicity that a larger chunk of information will be given a larger chunk of code.

Key words: resultative compound, change of state, iconicity, cognitive linguistics, diachronic study

투 고 일 : 2021. 7. 10. / 심 사 일 : 2021. 7. 15. ~ 2021.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1. 8. 20.